

生命的波濤

慕雲越想越起勁，甚至於仁邦叫她看水中

他看見她這樣，弄得莫名其妙，便把她摟在懷

“My Darling, what are you thinking

『我在想我的母親……啊……我又在想，我

時來不及，為何現在也不來？』

『我不是曾經告訴過你，我是個孤兒嗎？』

『你的意思是說……你……也沒有父母嗎？這

中，繼又抬頭望着丈夫的臉，

『仁邦，世界上許多女子，你為什麼單獨愛上了我？』

『因為我相信，Love at first sight。（一見傾心。）』仁邦說完，把妻子摟的更緊。

『你這是不是說，你自那年珠江遊船上見了我以後，就從此一心愛上了我嗎？』

『誰能不如此？』仁邦見她兩片薄薄的櫻唇，圓圓地張着，禁不住又與她接了一吻。

麼？）”

麼不到，即或那

『她……這裏，把眼望着水

『怎麼你的父母這般開通？』她繼又問。

『唉……』仁邦搖了搖頭，『談起我的家庭，那真是一晚也談不完……他們專制得厲害，還會把我……』

他講到這裏，聲音有些顫動，不能再繼續下去，然怕妻子察覺，便把頭抬起來，趕快望着天上的星月。

慕雲想她的丈夫，如同自己一樣，一定有過一番異常的遭遇，便握着他的手問：

『你說他們會把你怎樣，你可以告訴我嗎？』

仁邦見妻子追問，忽鎮靜起來，然後拍拍她的肩膀，

『倘若你答應我你不受驚，那我就把我的過去完全告訴你。』

她點了點頭，表示願守約。

『我的家是在廣州，聲勢均下，錯，父母極愛我，不過……不過在我廿歲的時候，他們毫不徵求我的同意，硬把我與一個姓黃的女子訂了婚，雖經我再三反對，他們都不聽……』

『什麼與一個姓「黃」的女子訂了婚！你爲什麼不與他結婚？』慕雲這時張着兩個大眼，心中有說不出的驚奇。

『這有兩個緣故：一來因爲我見了你以後，你就給了我一個極深刻的印象，我會立志要找到你；二來當我那年暑假回家，聽說那女子也反對憑媒說合，事情後來越弄越糟，到九月重陽結婚的前夕，你知道她怎樣出人意料……翻牆逃走了！』

『後來怎樣？』她在問這句話的時候，聲音也有些顫抖。

『後來呀……啊……我就改了名姓，也逃走了……從此，我就作了一個漂泊的孤兒！』

這女兒真正像是自己，但是爲確實起見，慕雲再追問一句：

『你說那女子姓「黃」，但是她叫什麼名字呢？』

『好像是慕……啊……慕雲吧……許多年了，我不知道記錯沒有……』

『你說你改了姓名，你原來的姓名是什麼？』

「姓徐，叫庭耀！」

慕雲聽到這裏，驚奇地連坐都坐不穩，她倒在仁邦懷中，顫着聲音說：

「啊！仁邦，天下那有這樣奇怪的事！巧極了！……真奇怪！再有奇怪似它的也沒有！」

仁邦把妻子扶起來，

「什麼奇怪的事？逃婚的事正多哩。你不是允許我說你不受驚嗎？如今爲什麼這樣？」

「我不是說逃婚的事奇怪，但是逃婚者，經過許多年，兩人仍舊結爲夫婦，這不能不說是奇事中的奇事了！」

「字明……」仁邦也驚奇地跳起來說，「難道你就是那女子黃慕雲——我原來的未婚妻——那個逃婚的女子嗎？」

這時她倒鎮靜起來，含淚微微地笑着，

「仁邦，親愛的仁邦，我就是那逃婚的女子黃慕雲——你的未婚妻！」

「這真太奇怪了！」他深深地吻她一下。

『真的，曉得這樣，我們何必吃這許多苦！』慕雲不禁慨然。

『這苦是值得吃的，因為我們奮鬥的是爲着信仰，爲着理想，爲着自由啊！』

『這話是對的，但是……如果我的母親今天能知道我這樣快樂，那就好了！』

慕雲說到這裏，想到母親的一生，不覺又淒然淚下。

仁邦盡力安慰她，一面聽妻子痛述她的身世，一面推測他們共同的將來，又打算有空時，同她回廣州去省親。

(二)

那是前不久一個暑天的事吧：

珠江兩旁的氣候，從來也沒有比這季那般溫和，如果有人是初次去廣州，一定以爲是江南的春天了。迎春花兒還沒有謝，便是櫻花的盛開，繼着桃花的顯美，更是玫瑰的怒放，那盛載新葉的垂柳，在微風裏蕩漾着，更使人想到西子湖畔的美景。南國的青年，雖平時歡喜運動，可是在這變常的，詩意的初夏，却都一個個地脫了球鞋，卸了運動的服裝，結隊成羣地，

三三兩兩圍着小舟，在大自然的懷抱中，欣賞，贊嘆這美麗的流域。

大考一過，平時慕雲是要即刻把衣物、書籍收拾起來，趕快回去，但是，今年，她心中却起了一種異感；她覺得這學校與她發生了極密切的關係，她的同學、教師們比以前更可愛，慕雲留戀這校園的一切，她不願與它分離。

睡房裏走進來了香港的同學張貴珍，她看見慕雲在埋頭收拾衣物，便把兩手蒙住她的眼睛，

『要幫忙嗎？猜猜看是誰！』

『總是這般死活要玩！貴珍……我知道是你了！』慕雲一面推開貴珍的手，一面像生氣而又好像撒嬌地說着。

『你們在這兒作什麼？外面天氣多好，沒有走以前，大家去珠江划船吧！』上海的同學梅筱青跑進來提議。

貴珍極贊成這種遊玩，便即刻跑到外面，招了另外兩個同學來，叫她們也去。這兩個姑

娘，一個姓林叫廣明，一個姓周叫志美。慕雲本來不想參加這種遊玩，在平時連睬也不去睬它，但是她覺得這是她最後能與她們快樂的一次，於是便也很高興地舉手贊成了。

她們決定了三時從河南校中動身，四時到岸旁，在船上大約玩兩個鐘頭。晚飯不打算回來吃，於是她們便分工合做，預備食物及其他必需品。貴珍去合作商店買麵包、燻魚、瓜子、花生米、橘子及牛奶糖；志美担任野餐籐籃；廣明拍照機；筱青冷開水；慕雲的職分便是付船費。

好快樂的五個姑娘，像飛鳥一般，一下兒便飛到江邊了。她們講定了船費，便一個個地從跳板上跳進艙去。貴珍因為愛玩笑，她一面講笑話，一面過跳板，那知一個不留心，一隻腳掉到水中去了，於是自己忙叫『救命！』大家駭的要死，還是慕雲一手拉住她，

「小鬼，你總是歡喜表演！」

她這樣責罵着，弄得姑娘們又都笑了。

船剛剛離了岸，筱青便說她的肚子餓了，志美捏了她一把，才把瓜子給她吃，其餘的人

見了說：

『我們怎麼樣？』

志美沒法，只好提早把籃子內的包裹打開，請大家隨意吃喝。她們一面吃着，一面講着，說說笑笑，十分開心。船到江心，廣明自動立起來，講了個癡女婿拜壽的笑話把大家聽，姑娘們笑的幾乎把船都笑翻了。

在廣明正要坐下的時候，貴珍忽然站起來，把手一指，

『你們看！前面船裏坐着的人是誰？』

筱青叫船夫划快點，趕到那船的前面去，可是志美不贊成，並且說：

『那些男學生看見我們追他們，一定要笑我們了。』

廣明主張改換路線，但是那些男學生們，自從看見這些女青年以後，也就起了好奇的心理，因此她們的路線還沒有換，這班男子的船，便已靠近她們的了。

男同學到底勇敢點：其中一個着灰色西裝的立起來，先向她們點了點頭，開口便是：

『你們女同學是河南日校中來的麼？我們同你們比賽過演說，你們認識我們嗎？』

當這人在立着講話的時候，慕雲忽然發現了有個穿白色服裝的少年，坐在講話者的旁邊，用一對黑圓大的眼睛，把她釘着。因為這是她第一次被男子這樣地注意，所以她好像觸了電似的，趕快離了原來的座位，跑到貴珍那裏，低聲在耳邊說：

『那邊太陽真大！讓我在這裏坐坐吧。』

貴珍讓座位給慕雲。

此刻，慕雲改了座位，心下稍覺寬點，但是，她一抬頭，總還是逃不出那少年的視線，這叫她異常不安。

着灰色西裝的男子仍是滔滔不絕地說着，志美覺得這人未免太粗魯，沒有人介紹，便起來向她們講話，於是把眼睛一霎，叫大家不要理他。可是筱青的心理則不是這樣，她很活潑地立起來，問這人的名，那人的姓，又把自己船中的同學，介紹了幾個給他們知道。既是多數已經認識，於是在他們中間就消除了畏懼，兩個中年的船夫，更興波助浪，彼此雲雲眼睛，

把兩隻船併着肩而走了起來。

他們談着，玩着，一下兒就到廣州市了。這時正是夕陽西下，橘紅色的光芒，滿照着江中，微波舞動着，珠江比以前更顯得偉大，美麗！

慕雲主張趁着天還未黑，照原定計劃，七時前返校，但是筱青以為現在已經放假，不必遵守校規，不如接受男朋友們的請求，同他們去看影戲。志美、貴珍對於慕雲的主張表示同意，於是她們三人就坐原船回校。

當慕雲同貴珍們回去的時候，她又發現那個船中把眼睛釘着她的青年，沒有同那班人去廣州看電影，單獨換了隻船向東邊去，然而船雖是向東邊走，他仍舊是轉過頭來望着她。

回校後，因為大半學生都回家去了，慕雲、貴珍、志美三人，這夜便睡在一個臥房裏。她們倆一上牀便甜蜜地睡去，但是慕雲的雙眼却未曾合閉；她母親昨日的來信叫她憂急，信上有一段是這樣：

『……我兒，你這次回家的時候，務必把行李，衣物，書籍以及所有的東西都攜帶回來，祖父如此囑咐，不誤，不誤……』

又當她每想睡覺的時候，而日間那個青年的黑圓大眼，又好像在亮閃閃地把她釘着。第二天早晨起來，慕雲的身體異常疲倦，貴珍已察覺她失眠，便半笑半嘆地說：

『你這人總是這般多慮，跟我們一樣真好，上了牀，什麼也不管，一覺睡到天亮。』

慕雲同學中最要好的就是貴珍和志美，現在她想這也許是她與她們最後的集合，她雖沒有把那青年望她不安的事說出來，但她便毫不隱瞞地把她母親的來信，說給她們聽。她們都安慰了她一番，並且允許有意外事發生時，如果她寫信告訴她們，她們一定會幫忙。時候已不早了，慕雲少不得要與她們握別，滿懷着別恨離愁，終於含着熱淚，先她們而離了那可愛的校園，返家去了。但是在渡江的時候，她又不免觸景生情，想起了昨日遊江的一切，尤其是那個青年的用眼釘她。

慕雲的車離家尚有四五丈遠，她看見門口立着一個中年的婦人，心裏想：『無疑的，這

一定是母親！她立刻從車中跳下，像一個小孩一樣，往那婦人懷中飛跑。

『啊，雲兒，你回來了，我真歡喜，路上辛苦嗎？』她的母親黃夫人，這樣欣喜地說着，問着，同時又摸摸女兒的頭，拍拍她的肩，并攜着她的手，叫她快點進去，又叫司關把行李、衣物等搬進來，并給錢與他付車費。

(三)

慕雲回到半載不見的家園，闊別重逢，不免起了異樣的親切和注意。當她走到庭院的時候，她看見樹還是那麼蔥蘢，花更是開得比以前美麗，便不禁止步這裏看看，那處摸摸，又當她走到母親住的房間的時候，那觸眼的，粉刷得新嶄嶄的牆壁，更使她發生驚疑，因此她一坐下，便驚疑地問母親：

『我家裏是不是有什麼喜事？』

黃夫人微笑點點頭，但是眉宇間却又顯出憂愁的樣子。

因為母親日前寫給她的信，她有點懷疑到自己，但是才從校中回家，她想此刻還是不

問爲妙，所以她只東扯西拉地把校中許多事告訴了她。

鷄湯燒的真鮮香，慕雲恨不得連碗也吞下去。『這燻魚比校中合作商店裏的要好吃萬倍！』她一邊吃，一邊講，黃夫人看見自己的女兒，這般稚氣，天真，心中異常歡喜，這下兒她們把疑懼和憂愁都忘記了。飯後，她倒菓子露把女兒喝，又將剛才買來的新鮮龍眼給她吃。慕雲都一一接過來享受，有時像孩兒般地望着母親笑。

午飯後，她因昨晚沒有好睡，身體感覺疲乏，所以在談話的時候，便不斷地打呵欠。黃夫人催女兒去休息，慕雲看見母親這般慈愛，就遵命倒在她床上睡了。

她起來把頭髮，身體洗得乾乾淨淨，換上便衣，在四點鐘的時候，便同母親去上院拜望祖父、母。

『你平安回來了，我們很快樂，你校中所有的衣物都拿回來沒有？』慕雲的祖父黃老太爺，一面問，一面在地上磕旱煙筒的頭。

『拿回來了，』慕雲點了點頭。

『你母親告訴你的事，你以爲怎樣？』她的祖母黃老太太搶着問。
黃夫人因爲還沒有把女兒與徐家訂婚的事相告，所以也插着嘴，

『她還沒有空，我打算今晚告訴她。』

慕雲看見目前的情景，想起在母親信中的話，心中感着不安，面色也就轉白起來，沉默籠罩着他們的中間，後來還是黃夫人開口：

『公公恐怕要安靜，我們現在走吧。』

黃老太爺和老太太都沒有留她們，於是她們母女兩人同向他們鞠躬，說聲『公公，婆婆再會！』便走了。

在一個大家庭裏，禮節是他們最注意的，慕雲不願叔，嬸，兄，嫂們說她讀了書驕傲，便一房一房地都去問安。因爲自己的父親死得早，母親常遭家人的白眼，在骨子裏，她實在恨他們。

午後的時光一下兒就溜過去了，黃昏到了，黃夫人依舊弄好東西把女兒吃，但是此刻

慕雲的口味全然改了，鷄湯在她只是一杯苦藥，鱈魚好像一塊石頭，其餘的甜、香食品，她都覺得討厭。黃夫人勸她略吃一點。『我不想吃！』這是她簡單的回答。過了一會，她又憂愁地問：

『母親！祖父剛才說的是什麼？』

『小孩子總是這般性急，吃完飯不好講麼？』

慕雲知道如果自己不吃飯，母親一定不肯說，便把飯倒些出來，勉強吃了剩下來的幾口。

『現在可以說了！』她央求母親，又把空飯碗給她看。

黃夫人知道這消息說出來，女兒一定要反抗，就是自己本人，對於這件事，也是極端不贊成。但是祖父是一家之尊，威權高於一切，她又有什麼法子呢？晚飯後，她因慕雲不斷地追問，沒有法子，只好把祖父如何作主，把女兒與徐家大房的長子徐庭耀配親事，原原本本地說出來。

『這事一定不可成功！……』慕雲哭喊着，『……我接到你的信，說祖父叫我把東西帶回來，我就怕家中一定出了事，那曉得果然不出所料，這真是與我有生死的關係了！』她氣極了，起身向外走，回頭又說：

『這事我決不能承認，就是死我也要反抗到底！罪惡的家庭啊！』

可是在她哭怒的時候，不知怎樣的，那個在珠江遊船上用眼釘着她的青年——那個自己理想中的男子——忽又隱隱約約地現在她的眼簾。

黃夫人看見女兒這般痛苦，強硬，雖然表示同情，但此刻決不能火上添油，便只好含着淚，婉言勸她，說慢慢再想法子。

在未放假以前，慕雲打算在暑假的時候，同母親研究古書，教她讀英文，在慈母的膝前，聽她講小時候的故事，享受那天倫之樂。那知道如今所希望的幸福，完全與事實相反，夏日本來長，而這夏日在她比一年還難過。

新秋到了，有一晚，窗外的秋風，正悽慘地把梧桐的落葉，一片片地送到地上；蟲兒悲鳴